



文·圖 | 張學謙 (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)

言語調査からプユマ語の活力を見る
 Vitality Analysis of the Pinyumayan Language

從語言調查看卑南語的活力

挽救 瀕危語言是語言政策關切的重要領域。語言政策需要收集相關事實，進而規劃、實施與評鑑。為了確切地掌握原住民族語保存與流失的樣貌，藉以規劃族語保存政策，原民會自2012年起展開「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」（以下簡稱調查報告）。第一、二期計畫已經完成10種原住民族語調查。本文擬從語言活力的觀點，解讀卑南語調查的結果，除了說明其語言保存狀況，也提出後續語言復振的建議。

卑南語的語言活力評估

原住民族語言急劇流失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，為此，UNESCO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）專家會議於2003年通過「語言活力與瀕危程度」（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）為瀕危語言制定一個明確的定義和判定標準，從多個面向評估語言活力。原住民族語問卷的項目繁多，為了彰顯其語言活力意涵，以下將參考UNESCO列舉的指標，評估卑南語的活力。卑南語的族語調查研究分為4個語別：南王、知本、初鹿和建和，以下的分析僅指出大致的趨勢，省略細部差異。

為了呈現卑南語活力樣貌，我們先進行整體的評估；接著透過原民會的調查報告資料，再做進一步的評論。UNESCO的語言活力評估標準相當全面，共有9個評估因素，每個因素又分為6個等級（0表示瀕危程度最為嚴重；5則表示安全無虞）。右表是運用UNESCO的語言活力指標，評

南語的族語調查研究分為4個語別：南王、知本、初鹿和建和，以下的分析僅指出大致的趨勢，省略細部差異。



台東縣南王國小Takuban（少年會所）的教具。



台東縣南王國小校園內的Takuban (少年會所)。
(註：南王部落，卑南語為Sakuban，亦稱為普悠瑪部落Puyuma。)

原民會自2012年起展開「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」(以下簡稱調查報告)。第一、二期計畫已經完成10種原住民族語調查。本文擬從語言活力的觀點，解讀卑南語調查的結果，除了說明其語言保存狀況，也提出後續語言復振的建議。



估卑南語語言活力的結果。由表可知，卑南語的語言活力衰落，大多在等級2和3之間。語言的世代傳承呈現嚴重瀕危的狀況，再加上通曉族語的比例低、使用場域有限，這些語言使用都表示卑南語活力衰退，絕對是瀕危語言。

指標	級別	瀕危程度	狀況描述
語言的世代傳承	2	嚴重瀕危	只有祖父母輩和老一輩才會講族語。父母輩可能會講族語，但很少跟小孩講族語。
族語的絕對人口	無	缺乏數據	
說母語的比例	2	嚴重瀕危	只有少部分人講族語。
語言使用的場域與功能	2	有限或者正式領域	族語只在部落的節日及典禮儀式等有限的場合使用，僅發揮幾個功能。
使用於新場域與媒體	3-2	接受與複製之間	族語在新領域(族語廣播、電視、教育)的使用時間有限。
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	3	有限	有族語書面語，學校有族語教材，但媒體不提倡學習族語書面語。
政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	3	消極同化	缺少族語的明文政策規定。強勢語言在公共領域佔絕對優勢。
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態度	4	支援保存族語	大多數族人支持族語保存，重視族語的認同與文化意涵。
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	3	一般	有適當的語言描述、語料、影音資料。

(資料來源：UNESCO，2003。)

語言的世代傳承是語言活力最重要的指標。語言越能傳承給下一代，語言就越有活力；我們可以從是否有教小孩族語來評估傳承的程度，從問卷調查中，回答有教小孩族語的大約1/3，回答沒有及不會說族語的佔2/3。但教導不意味著習得，族語世代傳承狀況不佳的狀況，也可從平常使用族語的年齡層看出，10歲以下兒童平常會使用族語的比率只有4.11%，61歲以上則有74.33%會使用族語。從UNESCO的分級來看，卑南語世代傳承狀況屬於嚴重瀕危型，族語主要是老一輩在使用。

卑南語語言使用的場域與功能，屬於等級2，即「族語使用於有限或者正式領域」。原民會的調查報告顯示，卑南語使用率偏低，以卑南語為常用語言的不到1/5，卻有超過一半的卑南族人以華語為常



語言流失並非不可逆轉，猶太人復振希伯來語的經驗是挽救語言成功的例子。19世紀末，沉睡近2,000年的希伯來語，在短短的25年復振成功，達成母語的世代傳承。不管語言流失程度為何，只要有信心，積極從事復振工作，積少成多，仍能達成設定的目標。



南王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卑南語沉浸式教學海報。

用語言，holo語則接近1/4。卑南語主要使用場域為家庭、傳統祭儀活動和原住民聚會，公共領域的能見度低落。族語在廣播、電視及網路等領域的運用也是重要的活力指標。可惜，卑南語在新領域的使用還不普及，族語的確被使用於廣播、電視和網路，但是時間不足，效果有限。

卑南族人的卑南語能力亦不佳。族語聽說能力自評為不好的超過60%，80%以上的族人自認讀寫能力不好。此外，族語測驗的成績也顯示族人族語能力不佳，而聽說能力比讀寫能力高。不過，族人拒測族語能力的比率也相當高。讀寫的發展和學校教育息息相關，族語讀寫資料越多樣，讀寫能力越好，語言活力自然越強。可惜，調查顯示，卑南語的讀寫能力仍有待加強。學校的族語教學，一個禮拜只有一節課，杯水車薪，因此成效有限。為了族語教育，政府的確發展了族語書面語，有族語教材，也有詞典、文法書、影音資料等；但是並未普遍推廣，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，屬於有限發展的階段。

卑南語的衰退史

漢人政府對族語的態度和政策可以說是消極同化，並未積極推廣族語。原住民族語尚未享



南王國小附設幼兒園的部落方位教學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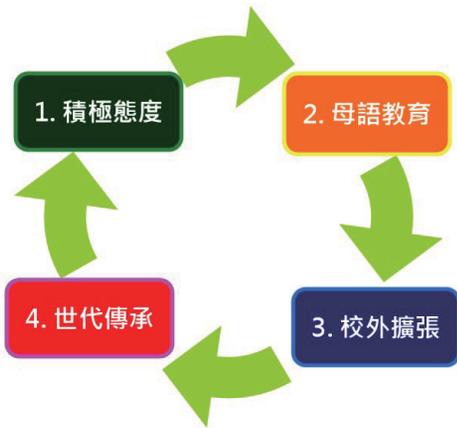
有官方地位，族語在公共領域也被邊緣化，華語盡佔優勢。政府各級單位雖然有族語振興政策（族語考試、慶典祭儀、族語課程等），推行時卻因為預算不足，無法全面、長期地維持族語所需的支援系統。

族人雖然對自己母語的態度相當正面，大多數族人支持族語保存，重視族語的認同與文化意涵，族語在族群、認同與情感方面得到肯定。但是族語獎賞制度未能建立積極的誘因，在缺乏族語工具性價值之下，很難以「功利的箭」復振族語。

回顧歷史，清國於1875年開始統治東部，在台東平原設立行政中心，漢人開始移民到台東；不多久，在20世紀初，卑南語就呈現衰退的跡象。James Davidson曾如此評論，卑南族人已經丟棄許多傳統的習俗，有些人已經放棄使用卑南語，改用holo語。由於卑南族長期與漢人接觸，族語流失的程度比其他南島語更為嚴重。整個20世紀，可以說是卑南語慘遭外來語言踐踏，逐漸失去延續力的歷史。holo語之後，日語成為強勢語言，接著獨尊華語、壓制族語的政策，更讓卑南語無法在家庭立足，華語成為卑南族家庭實際的主要語言。往往家長本身就不會族語，而會講族語的祖父母輩也習慣跟子孫說華語，族語世代傳承失調，族語不但瀕危，恐怕步向彌留的階段。

族人應積極從事族語復振的世代傳承工作

語言復振必須由族人主動自發，無法由外人代勞。積極正面的態度，以自己的族群語言文化為榮，有利於語言復振的開展。但是，若無將族語忠誠感轉化為批判的實踐行動，族語仍將繼續流失，且一點一滴地失去語言活力，直到無人以之為母語為止。



希伯來語復振階段示意圖。

語言流失並非不可逆轉，猶太人復振希伯來語的經驗是挽救語言成功的例子。19世紀末，沉睡近2,000年的希伯來語，在短短的25年復振成功，達成母語的世代傳承。如同Leanne Hinton所指出的，不管語言流失程度為何，只要有心，積極從事復振工作，積少成多，仍能達成設定的目標。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，可以做為卑南語復振的參考。如上圖所示，希伯來語復振的起點是培養積極的族語意識，透過學校的族語教育，達成族語的再學習；學習後，將族語擴散到校外，進而影響到家庭與部落，等到以族語為第二語言的使用者成家後，再以自然習得的方式，培養以族語為母語的世代，如此一來，就能達成族語復振，重振族語活力。◆



張學謙

嘉義市holo人，1963年生。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學博士。現任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，專長為語言政策、雙語教育與語言復振。支持多語、多文化教育，主張以環球視野、在地行動的方式，捍衛台灣語言生態的多樣性，促進添加式雙語現象。